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五回 宏勛花老寨日娶雙妻妾

卻說任正千手拿鋼刀，將賀世賴的心挖出，放入口內，咬了兩口，方纔丟地，仍入席而坐。鮑自安命將屍首拖出。又分付帶賀氏、王倫，將二人提至廳上。彼已見賀世賴之苦，不敢不跪，哀告饒命。任正千看見，心中大怒，又要動手。鮑自安道：“任大爺莫亂，你坐坐去。待我問過口供再講。”遂問道：“賀氏，你多虧任大爺不借重價贖出，你就該改邪歸正，代夫持家。況任大爺萬貫家財，那點不如你意？又私通王倫，謀害其夫。實實說來。”賀氏想道：“性命諒必不能活也，讓我將前後事同眾說明，死亦甘心。”向任正千道：“向日代我贖身時，我就說過：父母早亡，祇有一個哥子，肩不能擔擔，手不能提籃，隨我在院中吃一碗現成茶飯，他是要隨我去的。你說我家事務正多，就叫他隨去管份閑事。及到你家一年，雖他不是，偷盜你火盆，也不該驟然趕他出門！後來他在王家做門客，你又不該與他二人結義，引賊入門。先是一次，他謝我哥哥千金，又被余謙拿住。我不傷你，你必傷我，故而謀害。我雖有不是，你豈無罪？”一番話說得正千閉口無言，心中大怒，持刀趕奔前來就砍。鮑自安正色道：“先就說過，莫亂堂規。任大爺何輕視吾也！在定興時因何不殺？在嘉興縣府時又為何不殺？而今我捉的現成之人，你趕來殺他！”任正千說道：“晚生怎敢輕視老爹！殺身仇人，見之實不能容了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你且入坐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任正千無奈，祇得入坐。鮑自安道：“我本來還要細細審王倫，任大爺不容我也，不敢再問了。”向消安道：“此二人向蒙老師所化，今日殺斬存留，唯老師之命是听！”消安、消計先見任正千吃心之時，早已合眼在那裏念佛哩。聞鮑自安呼名相問，將眼一睜，說道：“貧僧向所化者，不過彼一時耳！今日之事，貧僧不敢多言。”仍合眼念佛。鮑自安又向王、賀道：“論你二人之罪，該千刀萬剮，尚不趁心；但因有消安老師之化，減等吧！”分付將二人活埋，與他個全屍首罷了。下邊上來二人，將王、賀挾去。鮑自安道：“梅滔、老梅前已盤過口供，不須再問。”分付領去綁在樹上，亂箭射之。下邊答應，亦將二人挾去。鮑自安退室，眾人相還。鮑自安道聲：“有僭！”入席相飲。席散之後，消安師徒告別回五臺山去了。

且說花振芳將後邊宅子分作三院。鮑自安同女兒、女婿住後層，徐松朋夫妻住前層，花振芳同駱太太母子住中層，任正千、濮天雕住書房。雖各分房住，而堂食仍是花老備辦。諸事分派已畢。胡璉同妻女亦告辭回家。過了月餘，駱宏勛傷痕復舊如初，余謙癆傷亦痊愈。正值七月七夕之日，晚間備酒夜飲，論了一會牛郎，談了一番織女，鮑自安想起駱大爺婚姻一事，乃道：“駱大爺傷已痊愈，我有一句話奉告諸位：去歲十月間，駱大爺原是下寧波贅親，遇見我這老混帳留他玩耍，以至弄出這些事來，在下每每抱怨。因駱大爺傷勢未痊，我故不好出口；今既痊愈，當擇吉日完姻，方完我心中之事。”任、徐齊道：“正當如此！”花振芳更為歡喜，遂拿歷書一看：七月二十四日上好吉日，於二十四日吉期成親。逐日花老好不慌忙，備辦妝奩，俱是見樣兩副，絲毫不錯，恐他人議論。駱太太亦自歡喜，桂小姐、花姑娘心中暗喜，自不必言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到了七月二十日，花振芳差人赴胡家，迎請胡家兄弟並胡大娘母女；又差人請九個舅子並九位舅母，都期於二十三日聚齊。眾人聞言，二十三日聚全前來，花振芳備酒款待，臨晚各自安歇。次日早起，鋪氈結彩，大吹大擂，胡大娘、胡姑娘攙扶桂小姐；巴大娘、巴二娘攙扶花姑娘；徐松朋、徐大娘領親。駱宏勛換了一身新衣居中，桂小姐在左，花姑娘在右，叩拜天地，謁拜母親，拜謝岳父、岳母，駱太太並花老夫婦好不暢快。拜罷之後，送入洞房，吃交杯酒，坐羅帳，諸般套數做完。駱宏勛復到前廳相謝冰人鮑、徐、任等，大家亦皆恭喜，暢飲喜筵。臨晚，同送駱宏勛入洞房。駱宏勛雖死裏逃生，一旦而得兩佳人，不由的滿臉堆笑。正是：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，夜中夫妻之樂，不必盡言。

三日分過長幼，花老又大設筵席款待諸親。飲酒中間，鮑自安向眾人言道：“我流落江湖為盜，非真樂其事也。老拙同花兄弟已經年老，不足為惜，而諸公正在壯年，豈可久留林下？廬陵王現居房州，因奸讒弄權，不敢回朝。我等何不去相投，保駕回朝，大小弄個官職，亦蒙皇家封贈。若在江湖上，就有巨萬之富，他日子孫難脫強盜後人之名。”眾人道：“幼學壯行，原是正理；但生於無道之秋，不得不然耳！老師適言投奔廬陵王，亦是上策也；但毫無點功，突然前去，豈肯收留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我亦因此躊躇不定。”向花振芳道：“我在江南時，一日幾次通報。雖居家中，而天下異事無不盡知。從到山東，如在甕中，一般外事，一點不聞。難道你寨子內，就不著幾個人在外探听緩急之事？”花振芳道：“那一日沒有報？因諸公是客，不敢向眾而報。皆候我至僻靜處，方纔通報。你若不信，听我分付。”遂對伺候之人道：“凡有報來，不許停留，直至廳上稟我。”那人答應一聲，出去分付門上，仍回來伺候。

未有半刻，祇見一人是長行打扮，走進廳上，向花老打了一個千，回說道：“小人在長安，探听得武三思到海外去采選藥草，得了一宗異種奇花，花名謂之‘綠牡丹’。目今花開茂盛，女皇帝同張天佐等商議，言此花中華自古未有，今忽得來，亦為國家祥瑞事也。出了道黃榜，令天下人民，不論有職無職，士庶白衣人家，凡有文才武技者女子，於八月十五日，赴逍遙宮賞玩，並考文武奇才女子，皇帝封官賞爵。以為花屬女，既有奇花，而天下必有奇才之女，恐埋沒閨閣，故考取封誥，以彰國家之淳化也。目今道路上進京男女滔滔不絕。報老爹知道！”花振芳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分付賞他酒飯，報子退下。鮑自安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我有了主意了！”眾人忙忙動問，不知自安說出什麼主意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